

俄国五大家文选

贺雄飞 主编

果戈理

生命集

Sheng Ming Ji

果戈理精品集

〔俄〕果戈理 著

刘季星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9-06710-1



9 787309 067101 >

定价：25.00元

63

生 命 集

果戈理精品集

[俄]果戈理 著

刘季星 译

I512.64
G954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集：果戈理精品集 / [俄罗斯] 果戈理著；刘季星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0

(俄国五大家文选)

ISBN 978-7-309-06710-1

I. 生... II. ①果... ②刘... III. 散文—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②书信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4812 号

书 名 生命集：果戈理精品集

著译者 [俄] 果戈理 刘季星译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 (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 (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 (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姜 华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06千字

版 次 2009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978-7-309-06710-1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女人·····	3
《鲍里斯·戈都诺夫》·····	7
一八三四年·····	13
《小品集》序·····	15
雕塑、绘画与音乐·····	16
略谈普希金·····	20
谈现时的建筑·····	26
生命·····	42
施勒策尔、米勒与赫尔德·····	45
谈小俄罗斯歌谣·····	49
关于地理课的设想·····	57
涅瓦大街（节译）·····	65
一八三六年彼得堡纪事·····	71
谈发怒·····	83
谈胆怯、犹疑不决和缺乏自信·····	86
《与友人书简选》序·····	88
遗嘱·····	92
关于《死魂灵》的四封信·····	97
应当爱俄罗斯·····	109
应当在俄罗斯各地走走·····	111
何谓省长夫人·····	119
俄国的恐怖事件与惨象·····	130

致身居高位者.....	134
谈《现代人》.....	149
作者的申述.....	158
致普希金.....	186
致妹妹.....	190
致母亲.....	196
致波戈金.....	198
致普罗科波维奇.....	201
致茹科夫斯基.....	211
致巴拉宾娜.....	217
致维耶利戈尔斯卡娅.....	226
致别林斯基.....	228
别林斯基致果戈理信.....	230
果戈理最初的回信（残稿）.....	240
果戈理的正式回信.....	250
译后记.....	252



果戈理像

女 人

“制造出了多么可怕的东西！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啊，你发起怒来是劝不住的！你降祸给人间，你把无声无息地渗透在你那美妙的大地地心深处的祸害全都吸引出来，压缩成一滴水珠，用你的赐予光明的手愤怒地抛了出去，让它去毒害你那些奇妙的杰作；你竟然制造了女人啊！你开始妒忌我们这么一点可怜的幸福了，你不愿意人们从善良的内心永久不息地涌出感恩的话语，宁愿听他们有罪的舌尖上吐出诅咒……你竟然制造了女人！”——一个叫做泰勒克勒斯的年轻的弟子来到柏拉图面前，这样说道。他的眼睛里喷射着火焰，两颊烧得通红，颤抖着的嘴唇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破碎的心中所经受的惊天动地般的暴风雨。他的一只手怒冲冲地抖动着华丽的衣服，掀起一股一股紫红色的波浪。解开的纽扣松松散散地挂在年轻人贞洁的胸脯上。“我的英明的导师，怎么？不是你告诉我们说她的装束打扮如同天仙一样吗？不是你的芬芳的双唇发出美妙的言辞，赞美她的温柔和美丽吗？不是你教导我们要在精神上非常热烈地去爱她吗？不，导师！以你的圣明睿智去认识如同无底的深渊那样险恶的人心，还嫌太幼稚了。不，不！你的晶莹清澈的思想还没有被残酷的经验的阴影所笼罩，你不了解女人。”激动的热泪从他的眼睛里滚滚而出，他用衣襟裹着头，两手掩住脸孔，身子靠在一根大理石圆柱上，这根圆柱奢侈地装饰着丰富复杂的科林斯柱头^①，闪烁着光芒。年轻人的胸中吐出了一声沉重的长叹，仿佛他心中所隐藏的郁闷、所有的感触以及男人内心的一切秘密，都发而为一种哀鸣；发出这声哀鸣时引起全身的震动，而处在各种感情注视之下的本性，无力叙述内心中永远长存绝不消逝的凄楚，就化做一声痛苦的长叹了。这时候善于启发心智的哲人默默地注视着他，带着一脸思考的神色，那是崇高的思想走过后留下的痕迹。残余的美妙的梦境久久没有消失，而在一个人还没有回到现实世界中时，它又与新出现

① 古希腊建筑中一种石柱结构。——译者注



的思想混杂在一起了。阳光像美丽的瀑布似的从圆顶上放肆的洞隙中直泻下来，落在哲人身上，一片光明灿烂。看起来他脸上每一根能启发心智的线条都放射着思想的光辉和崇高的感情。

“泰勒克勒斯，你懂得怎样去爱吗？”他问，声音是平静的。

“我不懂得怎样去爱吗！”年轻人急忙应声回答。“你去问一问宙斯，他能皱一皱眉头就把大地晃动起来吗？你去问一问菲迪亚斯^①，他能用他的感情把大理石激动起来，使没有生命的石头获得生命吗？当我的血管里沸腾的不是血液，而是猛烈的火焰；当我的全部感情、全部思想和我整个人都化做一个声音，当这个声音在高扬着，我心中只高喊着爱情的时候；当我的语言变成了狂风暴雨，我的呼吸变成了熊熊的烈焰……不，不！我不懂得怎样去爱！你告诉我，这个奇妙的要命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掌握着这种感情啊？阿波罗神殿里那些绝顶聪明的女祭司还没有发现人类中这个奇妙的东西吗？”

“可怜的孩子！你瞧人类叫做爱情的东西是什么！你瞧为这些温顺的生物所安排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啊！上天只是想在她们的身体上表现出美，想给人世送来善，并以此显示本身在尘世上的存在罢了！可怜的孩子！你会用你那炽热的呼吸把这种温顺的生物烧毁的！你会用狂热的激情把这片纯洁的光辉弄得烦躁不安的！我知道你想告诉我阿尔基诺娅变了心。你的眼睛见到了……但是那时这双眼睛是不是也见到你在内心深处发生的反叛的行动呢？事先你对自己认识清楚了吗？你的眼睛里燃烧着的是全部反叛的激情吗？什么时候激情才认识到真相的？人类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在追求永久的快乐，无穷的幸福，但是稍有不幸，就足以使他们像孩子那样把苦心经营起来的大厦毁掉！就算你亲眼见到的是真实的情况，就算美丽的阿尔基诺娅真的因为可耻的变心而败坏了自己的名誉，但是你扪心自问：当你在阿尔基诺娅的怀抱里寻得了生命、幸福和欢乐的海洋，那时候你怎么样，她怎么样？你把生活中火热的那几页翻过去，能再找到更加辉煌更加美妙的一页吗？你想拿那些天堂里的时刻去换取波斯王的全部珠宝和利比亚的所有黄金吗？或者与此相反，你想得到雅典的最高荣誉，人民中的无上权威吗？有人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无论从天神那里盗来什么奇珍异宝都奉送给你，在你的心里建立起了天堂，迁来了光明的天神，你的罪恶的诅咒简直是谋杀；你这一生必须

① 菲迪亚斯是古希腊著名的雕塑家。——译者注

感恩图报，你必须痛哭流涕，乞求怜悯，诚惶诚恐地歌颂创造生命的宙斯，才会延长她的美丽的生命，驱散她那明亮的前额上悲哀的乌云。”

“现在把审视的目光对准你自己：自从你领悟到阿尔基诺娅姣好的容貌将永驻不衰以后，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在此之前又是什么心情；以你那深不可测的心灵，你识破了、猜出了多少新的秘密，获得了多少新的发现，与最高的善的境界之间缩短了多少距离！我们会成熟起来，不断地进步，但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我们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理解女人的时候。你看一看那些高贵的波斯人，他们把自己的女人变成了奴婢，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懂得美好的感情——那是辽阔无垠的精神享受的海洋。他们即使看到了普拉克西特列斯^①的女神，心中也不会迸发一点火花的。他们那放纵骄恣的灵魂与大理石的不朽的灵魂是无话可说，是得不到回音的。女人是什么？是天神的语言！我们为男子那柔润而明亮的前额感到惊奇，但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天神，我们从中看到了女人，我们为其中的女人感到惊奇，并且只为在女人身上的天神而感到惊奇^②。女人是诗！女人是思想，我们只不过是思想的具体表现而已。她的影响使我们激动；这种影响表现得越强烈，越广泛，那么我们会显得越高尚，越完美。当一幅画还在画家的脑中构思，只有几根线条，还没有成形时，它是女人；当它逐渐变成一个物体，可以触摸的时候，它就成了男人。画家为什么不知疲倦地竭力要把自己那不朽的思想化为粗俗的物体，使它屈从于我们平常的感觉呢？因为有一种崇高的感情支配着他，即要在普通的物体中表现神的存在，使人们了解他本人那广阔无垠的内心世界（虽然只是一部分），并在男人身上体现出女人来。而如果一个深谙艺术的青年无意中瞥了她一眼，在画家这幅不朽的画面上能看到什么呢？他能看到画上的物体吗？不！物体已不复存在，他眼前是画家那个广阔无垠、深不可测而无影无形的思想。那时候他的心弦上会响起多么生动活泼的歌声啊！他身上会产生多么热烈的反应，如同响应祖国的呼唤那样，无论在一去不返的昨日或必将来临的明天！他的灵魂无形中与画家那奇妙的灵魂拥抱在一起，是多么的和谐啊！他们在精神上那无法形容的亲吻中融合成一体，是多么的亲密啊！……男人高尚的美德如果没有女人柔和温顺的德行加以保护

① 普拉克西特列斯是古希腊雕塑家，著名的作品有《尼多斯的阿佛罗狄忒》，是雕像中第一座全裸的女神。——译者注

② 据希腊神话，女神雅典娜是在宙斯的脑袋中孕育成熟，并在他的前额被劈开后从中出生的。此处疑用这一典故。——译者注



和改造，会是什么样子呢？坚定，刚毅，嫉恶如仇，都将变成一种兽性。你让世界失去阳光，万紫千红的花朵就会枯萎，天地将成为一团漆黑，比冥河两岸还要黑暗无数倍。爱情是什么？是心灵的故乡，是人们对于已逝的岁月的美好追求；他们的生命的纯洁无瑕的初期是在那时候开始的，那里到处留着他们的天真无邪的幼年时代那无法形容而又不可磨灭的痕迹，那里一切都是亲切的。而当心灵消融在女人的灵魂那轻盈的怀抱中，并从中寻觅到了自己的父亲——永恒的上帝，和自己的兄弟——在此之前尘世上从未有过的感情和现象，那时候它会怎么样呢？那时候心灵中会再次发出从前的声音，会重温从前在上帝的胸怀中度过的快乐的生活，并把这种生活提升为永恒……”哲人炯炯的目光停住不动了：他们面前站着阿尔基诺娅，她在他们二人谈话时悄悄走了进来。她靠在一尊雕像上站着，整个人好像在默默无言地凝视，美丽的前额上浮现着如同天神一样的心灵那高傲的跳动。大理石般的手上可以看出皮肤下的青筋，充满了天堂中芬芳的液体，那只手自然地垂着。缠着大红色护带的秀美的脚，脱去了令人妒忌的鞋子，在没有任何遮掩的炫目的强光照射下，伸在外面，似乎不愿意踏上那不屑一顾的地面。高耸的神圣的胸脯随着急促的呼吸而起伏，半掩着胸前那两朵透明的白云的外衣在抖动，终于像一堆美丽的曲线乱纷纷地落到了地板上。空气好像是轻盈而明亮的，天仙们正在那里沐浴；那里正燃烧着玫瑰色和蔚蓝色的火焰，向四周放射出万道光芒，尘世上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光芒四射之中有神秘的音乐那芬芳的海洋在泛着波涛，空气似乎是可以看见的，在万道光芒的包围中，美丽的人体望之如同天仙。随随便便掠在脑后的鬋发，漆黑如同令人心醉的良夜，渐渐涌向洁白的前额，然后像黑色的瀑布一样直泻在她的光洁的肩膀上。闪电似的目光可以勾魂摄魄……不！爱神绝对没有这样美丽，即使当她从贞洁的浪花上奇妙地诞生的那个时刻^①！……年轻的弟子在惊喜之中，在崇敬之中，转身扑倒在她的脚下，半人半神的高傲的美女俯下身来，一滴热泪落在他的燃烧得通红的脸颊上。

(1831年)

^① 据希腊神话，司爱与美之神阿佛罗狄忒诞生于海上，她的名字是“从海浪的泡沫里诞生”的意思。——译者注

《鲍里斯·戈都诺夫》

——普希金的诗剧

(献给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①)

某某街一幢楼房的二层是家书店，灯火辉煌。四壁高耸着书架，几盏灯温暖的光线照射在书架上，把人类的著作那蓝封皮红封皮上的书名照耀得通明，十分醒目。这些书天顶的切口上滚着金粉，却积满灰尘，受到冷落，显示了它们的力量，也表明了它们的无奈。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拥挤。街上传来马车驰过路面的隆隆声，震得整扇窗子叮当地响，灯光、人影和书本都仿佛轻微地在颤动，景象显得更加光怪陆离。书店的伙计在四处忙碌着。“好书！精彩！”前后左右的赞叹声不绝于耳。

“怎么，老兄，《鲍里斯·戈都诺夫》看过了吗？没有？可见你以前读过的没有一本是好书。”有个穿咖啡色大衣的人朝着气喘吁吁的矮胖子说道。

“普希金是什么人？”一个刚出炉的骠骑兵少尉，急忙转过身来问他旁边的人，那个人正急急忙忙把最后几页书裁开。

“是的，有些地方写得精彩得很！”

“哈哈，瞧，终于把《戈都诺夫》盼来了！”

“怎么，《鲍里斯·戈都诺夫》出版了吗？”

“请问，这本《鲍里斯·戈都诺夫》怎么样？您对这部新作品有什么看法？”

“独一无二！无与伦比！有些场面更别提了……啊，普希金又前进了一大步！”

“技巧是主要的，技巧。您看，您看，他巧妙地那么……”矮胖子叽叽咕咕地说，闪动着两只快活的小眼睛，稍稍收拢一只手的五个指头，在眼前转动着，好像手心里藏着一只透明的成熟的苹果。

“是啊，有很大的优点，了不起啊！”一个懂行的瘦子附和着说，他一

^① 普列特尼奥夫 (1792 ~ 1866)：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曾介绍果戈理与普希金认识。——译者注



下子把半盎司^①烟叶放进罗马制造的烟袋里去。“当然，有些地方批评得很厉害……嘿，你们知道……年纪还轻嘛……不过作品可以说是第一流的！”

“关于这一点，请你们两位听我道来，什么叫做稳赚一笔，”书店的伙计面露得意之色，插嘴说，“总能保证顺顺当当地卖出钱来……”

“那么作品本身的确写得很动人吗？”枢密院的一只花尾巴鸡^②走了进来，脸上堆着讨好的表情，结结巴巴地问。

“那当然，很动人！”书店的伙计朝他那件破旧的大衣轻蔑地横了一眼，回答了一句，“要不然，四百册书怎能在两个钟头之内一抢而空呢！”

这时不断地有新面孔走过，出门时手上都拿着书，脸上都流露出满足的表情。也在这时候，海拉迪乌斯走到他的朋友波利奥尔身边，后者正在漫不经心地看着急欲买书的人群。

“这是真的吗，亲爱的波利奥尔！看到我们衷心喜爱的伟大的作品始终不停地发出嘹亮的声音，在每个人心里引起了共鸣；而人们本来好像永远逃离了自己那个隐藏在内心深处而又不可理解的精神世界，却被迫回到了这个世界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喜悦，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是真的吗？”

波利奥尔一言不发，默默地握了握他的手。他们二人走了出来。夜的天空充满了无影无形的灵感，大地弥漫着对夜空的神秘的爱。令人惆怅的月光仿佛融合了人间的悲和喜，奇妙地从人们内心深处引发许多银白色的幻想。美丽的城市发出隆隆的响声，闪耀着纷繁的灯火，河上的桥在颤抖，行人和影子在大街和高楼淡黄色的墙壁上晃动。楼房的窗子像无数只喷着火焰的眼睛，在积雪的路面上铺出一条火光熊熊的大道，火光十分奇怪地与银白色的月光交融在一起。这时，我们那些富有生命力的感情立刻苏醒了。——但是，无论是月光，还是那些感情，都不能把他从严肃的沉思中惊醒过来。他脸上有一种神圣的忧思，平静的怒容，仿佛他的心灵听到了关于永恒的预言，仿佛他的心灵在忍受着世人不能形容又不可理解的痛苦……他们二人来到他那间僻静的住房，室内有一盏孤灯在摇曳。海拉迪乌斯问道：

“为什么你至今一直没有向我们这部伟大的作品献上你的敬意呢？为什么没有尽力表达——解说感情，支持公众的舆论呢？”

① 帝俄的盎司相当于30克。——译者注

② 帝俄时对小书吏的不敬的称呼。——译者注

“海拉迪乌斯，你是了解我的，为什么你向我提出这种语无伦次的问题？我能说什么？谁需要我说？谁愿意了解我的内心的活动？我常听到大家是怎么在批评并议论一位诗人的，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怒气冲冲，在市场上大喊大叫，唾沫横飞，我在心里想：这不是一种褻渎的行为？好比一个人忽然想急忙跑到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挤在他们中间做老一套的祭拜仪式，跪倒在地，哀哀祷告上帝，这与它有什么两样呢？我能说什么？‘精彩！独一无二，无与伦比！’但这样几句话能表达无边无际的感情海洋中的一朵浪花吗？太软弱无力了！这些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甚至丧失了它们原有的一点贫乏的意义。而我觉得更加荒谬可笑的是人们像封赠官爵似的赏给诗人们毫无价值的称号，把他们叫做第一流的，好像诗人同植物或没有生命的矿物一样，要分成门类，以便牢牢记在心上！伟大的诗人啊！当我翻开你那美妙的作品，当你那不朽的诗篇隆隆地如同雷鸣，像电光一样迎面送过来炽热的声音时，一股神圣的寒流从血管里流遍了全身，我的灵魂在恐怖中颤抖，我把上帝从他那高远辽阔的天穹中呼唤出来了……那时候能说什么？假如天空、阳光、海洋、我们的心里熊熊燃烧着的烈火、取之不尽的空气、无所不包的世界、天使、灿烂的行星都变成了一堆词汇和字母，那时候我就不能用它们来表达‘虚无缥缈的我’胸怀中所发生的奇妙的现象，连它的十分之一也不能了。为什么这些东西既不能表现人的灵魂，也不能表现神的化身？当灵魂摆脱了固有的表现事物的终极的模式，以强有力的冲击进入人的毫无诗意的胸膛时，它会化做多么美妙、多么欢快的声音啊！那饱受痛苦而容易腐朽的躯体，又多么激动，多么渴望抚慰啊！当一切还没有流向宗教的海洋，感激的泪水还没有像倾盆大雨那样浇着痛苦的胸膛，人的两种对立的本性还没有表示和解的时候，软弱无力的尘世间的事物是多么害怕，它的呻吟是多么痛苦啊！人们要求解释诗人那伟大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明知他们这种冒失的愿望会被置之不理，他们又感到多么空虚啊！当凹凸不平的地壳下得到了发掘的结果——光芒夺目的钻石，那么当琴弦上发出声音时，他们想从声音中得到什么结果呢？也许这种愿望是会实现的，只不过在什么时候？是在一个人从世上消失，灵魂在他那残破的废墟上建筑起富丽堂皇的大厦的时候。”

“那么，你认为，”在沉默了片刻之后，海拉迪乌斯问道，“人们不应当互相交流观感，只能说点感受，好像神的启示一样，虽然自己不一定全都明白，却可以使别的人相信作品有精神上的美，是这样吗？”

“不，海拉迪乌斯，不！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人想要相信什么，那么你



那些鼓动人心的企图对他是不起作用的。你把伟大的作品翻给他看。你同他一起来读。如果书中奇妙的词句不能同时振动你们隐秘的心弦，不能使每根神经不由自主地颤抖，不能使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你们心中反而产生了隔阂，那么就把书合上，多余的话也别说了。不过，如果你有了一种喜遇知音的感觉——你发现了你那美好的心灵的美好的另一半，那么你们彼此之间是不是要说破呢？当你们这样奇妙地融为一体时，还有什么必要说破呢？当你们同时读懂了这部作品，这样的时刻还能有别的什么不值得一提的乐趣可以相提并论的吗？你们是怎么理解它的？我常常自言自语说：‘天哪！当你在一个人心中装进的答案可以解决另一个人心中迫切的问题时，你给予这个人的是多么高尚、多么奇妙的乐趣啊！无论两颗心之间横亘着多么广阔的深渊，它们必定会很快去寻觅对方的！’

“奇妙的诗人啊，我仿佛被魔法定住了身，周围都不存在，什么都听不见，看不到，什么都忘记了，我只贪婪地一页一页翻动着你的书！当过去的日子在我面前慢慢地移动，灰色的幽灵从坟墓里出来，在颤动着的奇怪的光影中拉成不见尽头的队伍，冷峻而肃静地向远处伸展而去；当旧日的生活在我身上引起了回忆，在我心中重新激发了热情，为什么不让我再次重温我的生活呢？……好像任何珍宝都不可能换来这种幸福？‘拿去吧，把我的一切都拿去吧，’那时候我会举起双手，高声大叫，‘但把那个与我心心相印的知音赐给我！万能的上帝啊！为什么你只给了我半个心？要么你补给我一半，要么你把我这一半也拿回去吧。’

“啊，这位威严的受难者是多么伟大！他赐给人世这么多恩惠，这么多利益，这么多幸福，却没有人理解他……对他的判决在他头上鸣响……过去的生活如同凄凉的钟声，一直在他身边盘旋不去！死去的依然活着！……你的奇妙的画面闪耀着异彩，流传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广泛……我的胸中又充满痛苦！……心弦的应和如雷鸣似的在轰响……灰白的天空和它的光明的天使发出的声音，在血管中急速奔驰……啊，请给我，请再给我，再把这些痛苦给我，我将投身在造物主的怀抱中痛哭一场，不为那渺小的躯壳保留神圣的一滴……

“伟大的诗人啊！我把手按在你那不朽的作品上发誓！……我仍然是纯洁的，我的心里仍然没有丝毫可耻的贪图财物、逢迎权贵和妄自尊大的欲望。如果行尸走肉的上流社会那种极端的冷酷无情敢亵渎神圣，窃去我心中的财富，哪怕只是一部分；如果我那颗热烈的心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石头；如果我

被渺小而可耻的懒惰所控制；如果我把心中那奇妙的时刻陈列在市场上听任众人去赞扬；如果我暗地里侮辱了被你激发出来的声音……啊，那么就让潺潺流动的毒液浇透我的躯体，就让几百万枚钢针刺进‘虚无缥缈的我’，就让永不熄灭的谴责的怒火围住我的灵魂，让我全身咯咯作响，所有关节遭受难以忍耐的痛苦，那不灭的灵魂由于失去了知音的应和而重新回到荒漠中去独自呻吟……但是，不！躯体是创造者，它又是上天的仁慈的恩赐！它不得不忍受痛苦的折磨吗？它会再次以亮光和声音的海洋去拥抱灵魂，和解的泪水已在翻然悔悟的罪人那模糊的眼眶里盈盈欲滴了！……”

(1831年)